

跟着古诗词
游义乌

飞泉吹烟萝，怪石参云木

登临伏龙山，携一缕清风，与暖阳相伴，每一步都是风光风情无限。

伏龙山是金华山干脉自鹅毛尖往东走至城西区域的一个小分支，四周群峰环列，石峻林翠。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伏龙山，县西北三里，五云源。”

遥望当年，山峦起伏的伏龙山成为骆宾王先祖骆雍的栖息地，他携妻孥在这里繁衍生息，渔樵耕读，织就了一幅依山傍水、白墙黛瓦、鸡犬相闻的乡村画卷。

骆宾王研究专家骆祥发在《骆氏宗谱·世华祖系》序中这样写道：“义乌骆氏之始祖，根据谱载，则是东汉建初年间（76年—84年）的卢部尚书郎骆雍，原籍陕西骆谷。在朝时因与权要不合，携妻孥南下，隐居义乌分水塘之伏龙山，以授徒为业。从此骆氏在义乌繁衍，传到第五代骆俊，时间已是东汉末年……骆氏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人物，是雍临公第二十二代孙骆宾王。”

群山巍峨，树影婆娑，岁月悠长，凝练成了光阴的脉络，仿佛在述说着曾经的故事。而提到伏龙山，就不得不提及深处其中的千年古刹——圣寿寺。

深山藏古寺。伏龙山四周自然排列有九座山峰、九条山涧，且相互掩映，山前则是碧波荡漾的长堰水库。云雾中，宛如有九条卧龙在翩翩畅游，争饮着甘醇，“九龙衔水”“九龙朝凤”由此得名。

因此，坐落于这青山翠谷中的圣寿寺，背山面水，可谓钟灵毓秀。历史上，宋英宗曾为之赐额，而黄潜、宋濂、方孝孺等一批大儒，或隐居山林，修养身心，悟道参禅，怡情养性，尽情陶醉于大自然中；或来寺院闲游，啜茶闻棋，讲学论道，吟诗作文，并留下了一大批与伏龙山、圣寿寺有关的诗文，赋予并浸润了此地丰赡深厚的文化积淀。

可不是，明代诗人李鹤鸣在畅游了家乡的这片土地时，就曾赋有《游圣寿寺》一诗，其诗云：“伊昔支遁流，说法此山曲。我来寻旧迹，路险步履促。飞泉吹烟萝，怪石参云木。隍然枯松根，瓮塔莓苔绿。”

李鹤鸣，桐城人，字九皋，明正德丁丑（1517年）进士，授太常博士，选吏科给事中。历任会试分考官、兵科右给事中、金坛县丞、上海知县，后升任大理寺右寺丞兼兵科右给事中。告老还乡后，他深入乡间，体察民情，撰写有《义乌县丁田实征序》等调查报告，反映了义乌山多人多地少、百姓勤俭蓄积之实情。他还写有《文庙》等记录了桐州来历的文章，著有《双杉亭序》共十二卷。

此诗中，“伊昔”意指从前。“支遁”是东晋时的高僧、文学家，由于西晋灭亡，他随父母初隐余杭山，出家后创建了支山寺，他提出的“即色本空”思想，成为当时般若学“六家七宗”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。“说法”，指宣讲佛法。“曲”的基本义为弯曲，也常指乡间曲折隐僻之处。“徒步”，本指半步、跨一脚，引申为举步、迈步。“飞泉”，指从峭壁上的泉眼喷出的泉水。“烟萝”，形容为草树茂密、烟聚雾缠的样子。“云木”，指高耸入云的树木。“隍然”，指衰颓貌，“隍”为倒下、崩溃之意。“瓮塔”，指瓮形的古塔。“莓苔”，即为青苔。

而在此诗中的“松”，指的是罗汉松。这是一种常绿乔木，株高树皮浅裂，因红色肉质种托似罗汉的袈裟，种子似罗汉的光脑袋，故名。树名之“罗汉”与佛教中修行圆满、长寿不老的罗汉形象相联系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长寿的象征。诗中之“萝”，指的是女萝，亦作女罗，即松萝，是一种地衣类植物，全体有无数细枝，状如线、长数尺，靠依附他物生长。

在古代诗歌中，女萝常被比喻为夫妻或情人关系。如《诗经》“小雅·采芣”中有“芣与女萝，施于松柏”；唐代元稹写的《梦游春》中有“朝薜玉佩迎，高松女萝附”；唐代李白写有《古意》诗“君为女萝草，妾作兔丝花”等等。

圣寿禅寺内的这棵古罗汉松，被称为“千年不老松”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圣寿寺般若松乃罗汉松，大径五尺，千岩禅师手植。蔓为女萝。”“般若松，元长（即千岩禅师）手植一松，誓曰：‘此地般若若兴，吾松当茂。’后为伽蓝松，亦渐长，折为二干，曲如虬龙。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，南枝忽碎，已而长卒，因号‘般若松’。宋濂为之赞。”

李鹤鸣的诗词清雅致，田园味浓，对仗颇工。《康熙义乌县志》对此有介绍：“及鹤鸣禄仕，俸入无所私。婚教诸弟侄己子。为文章浑博纯雅，而词意高古。诗篇清妍隽丽，未尝蹈袭。至于六书（同‘祀’）正，音韵雅俗，亦辨析精细，咸有据本。”在他的晚年，因刚直不容于朝中权贵，遂上疏要求告老还乡，嘉靖皇帝亲自送至午门。

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明白，每一处风景、每一份感动，都源于内心深处的感情。他的这份内心情感也隐藏在了此诗中。诗的前四句，交代了此次游历圣寿寺的起因，以及在路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。第五、第六句，则通过对飞泉、烟萝、怪石、云木等景物的描写，展现出了一幅何等壮观的景象。而诗的后两句则笔锋一转，将自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怀古伤今。通过对垂死枯萎之松树、长满青苔之瓮塔等的描绘，讲述了自然界中万物皆有衰老和死亡的规律，也表达了诗人对岁月催人老的感悟和对生命短暂性的思考。

整首诗描绘了诗人游历圣寿禅寺时的情景：从前那位叫支遁的高僧，可曾隐居在此山中宣扬佛法？我循着他昔日的足迹，探寻他的传奇往事。可是山路险峻难走，行动受限，举步维艰。但见一股股清泉从悬崖峭壁的石缝中喷涌而出，跌落在青石上激荡翻滚着，泛起了“哗哗”的声响，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过，那裹挟着的寒风吹动了缠绕于古罗汉松上的茂密萝蔓，在其四周笼罩上了一层白色烟雾，一切都变得朦胧而神秘。山势险峻，高耸的岩石与参天的树木犬牙交错，形成一幅直插云霄的壮观景象。松树被视为百木之长，而今这棵古罗汉松却已渐渐枯萎凋零，并裸露出了枯老的松根。瓮形的古塔在旁边静静伫立，塔身上则布满了绿色的青苔，展现出了一幅凄然的景象。

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。岁月的荒芜却也意味着孕育生命的开始，读罢此诗，会油然而生这样一个哲学命题：世界是永恒发展的，世间万事万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中，而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都是一次灵魂的觉醒。不是吗？当年千岩禅师手植的这棵古罗汉松，据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枯死，到了1987年却枯木逢春了，又奇迹般长出了新枝嫩叶。

几度春秋交替，死而复生的古罗汉松，在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霜雪雨，如今已成了圣寿禅寺的一大亮点。看古罗汉松的根部虽已开裂成数片，树身光秃发亮，但主杆上的几个分枝却依然苍劲挺拔、郁郁葱葱，盎然的绿意写在枝头，实为奇绝，沧桑处尽显生命之顽强。

伏龙山迤迤西来，在城西境内盘亘停留，更因有坐落于此山中的千年古刹圣寿禅寺而闻名遐迩。

圣寿寺的山门紧靠着东黄公路，山脚有一徽派的凉亭，被人称为“学士亭”。游客由此登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写有“圣寿禅寺”的高耸牌坊，两侧石柱上写着“彼何人，予何人，同样穿衣吃饭；穷亦命，达亦命，都应正直做人”的楹联。

走过山门，踏上用青石板砌成的古道，穿行于茂密的树林，可一路追随文人墨客留下的足迹，寻觅山水间的静谧，每一步都如踏在了诗章上。

古道曲折而悠长，行至半途，被一条盘山公路拦腰斩断，感觉意犹未尽。

继续沿着古道攀登，虽然山路有些狭窄，路边长满了杂草，但漫步于山野，自由随风，不羁前行，一路所有的遇见，

不仅是最美的风景，更是内心的平静与豁达、心灵的放飞与舒展。

走着走着，就来到了一片开阔地，浮云亭赫然入目。浮云亭原名憩云亭，含有留云揽翠、落照衔霞之意。想当年，众多文人雅士便是在这里小聚，品茗弈棋，吟诗诵词，留下几多诗文佳作，不亦乐乎。

走过开阔地，碧波荡漾的放生池便呈现在了眼前。池内游鱼悠悠，池边水流哗哗，岂非更增生机？池上曲廊飞跨，廊腰曼回，廊中有小亭临水而立，是谓“游乐亭”。亭子重檐六角，锐角起翘，挺拔俊秀，顶上用青石材料覆盖，造型轻巧别致，是专供游人观赏池鱼花开的。此情此景正应了亭子石柱两侧所写：“游游游游，游客如云；乐乐乐乐，乐而忘返”。

曲廊贯通南北，在北侧尽头有一依照山势走向而建的徽派建筑，典雅明敞，檐廊相接，有游客在此处享受冬日暖阳，吟诗抚琴，好不惬意。

再经过一座石牌楼，便是寺院的天王殿了，正门上书有“圣寿禅寺”四个大字，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於它的左右两侧。正门的前方有一棵古樟树，一树碧绿，华盖亭亭，它就像一位沉默而忠实的老友，见证着岁月的流转和寺院的历史足迹。

伏龙山上郁郁葱葱的马尾松、毛竹林等，层峦叠嶂的山体将圣寿禅寺围了个严严实实，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。

古老的寺庙静静地矗立，时光里的梵音与尘世的交响相互交织。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，圣寿禅寺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圣地，如一幅恢弘的画卷，在游客眼前徐徐展开。

二

地处伏龙山谷的圣寿禅寺，是一处集自然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游览胜地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圣寿禅寺，在城西四十里，旧名龙寿。宋治平二年，赐额圣寿，后废。元至正一年（1341年），僧元长千岩禅师重建刹寺。国朝洪武十年，僧如海创（同‘毗’）卢宝藏殿。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住僧智旻、正统八年（1443年）僧普洽，俱重修殿宇。”

另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圣寿禅寺，唐名‘龙寿’，禅师凤林开山。北宋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赐额。元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重建。明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创阁。永乐元年僧智旻、正统八年僧普洽修。”

由此可见，在千岩禅师重建圣寿禅寺的时间上，两者的记载略有差异。

但千岩禅师在哪一年到圣寿禅寺也有不同的记载。根据宋濂的撰文：“师遂依大树以居，实泰定丁卯（1327年）冬十月也。”且宋濂在另一文中也指出：“元泰定末，有大导师千岩长公公锡而来，从者如云。”“泰定”是元泰定帝的年号（1324年—1328年），历5年，“元泰定末”应是元泰定四年或五年。结合上述两处记载，千岩禅师应在泰定四年（1327年）来伏龙山依大树而居的。而黄潜的撰文是在“泰定二年（1325年）秋结茅而居”的，与宋濂之文略有出入，但重建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元至正初年。

圣寿禅寺能跻身江南名刹，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，他就是千岩禅师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千岩禅师，名元长，字无明，号千岩。萧山，俗姓董，少多智慧，年十七，究九流百家之言，曰：‘此非出世之法。’乃往见觉本公……具陈悟由，自觉有得，遂隐天龙山之东庵。后杖锡渡江至义乌伏龙山，依大树结茅而止焉。士民悉礼拜，咨诹心学。朝廷遣重臣，宠锡名香。”

千岩禅师学识渊博，功修精深，志向高远。他云游四方，喜欢在途中感悟自然，书写禅意，领略世间万象，“平生志气充塞乾坤，乃作瓮里醺醺邪！”于是，在“泰定二年（1325年）秋，千岩禅师来自钱塘，爱其冈峦秀润，泉清水深，始度隙地，结茅而驻锡焉。”这是黄潜的记述。

千岩禅师从原隐居的天龙山东庵，“与弟子希声杖锡，踰（同‘逾’）涛江而到乌伤之伏龙山，见山形如莲花，乃卓锡岩际，誓曰：‘山若有水，吾将止焉。’俄山泉溢出



寺庙建筑掩映在绿意中

作白乳色，师遂依大树以居，实泰定丁卯（1327年）冬十月也。”这是宋濂的记述。

但是，在千岩禅师刚到圣寿禅寺时，见“寺废已久”，“莽为荆棘”。入住圣寿禅寺后，千岩禅师即决心重建禅寺。他通过四处化缘，艰苦创业，大兴禅风于教。在他的努力下，“齐郡太夫人张氏首捐金，为买田若干亩有奇，里中一大家乐闻之，争治材甍，以复其故宇。”在当地信众的护持下，在较短的时间内便修复了久已荒废的寺院，先后建起了佛殿、山门、法堂、观音殿、僧堂、钟楼等，铸造了铜钟。

元至正初年，圣寿寺已规模空前，成了一代禅宗名刹，弘扬佛道名震江南，千岩禅师也被人称为“禅宗高僧”。香火鼎盛时，圣寿禅寺内有僧舍数百间，僧众近千人。“内而齐、鲁、燕、赵、秦、陇、闽、蜀，外而日本、三韩、八番、罗甸、交趾、琉球，莫不奔走膜拜。”

朝廷对此也多次赐法号、匾额、金襴法衣及名香等，以示皇恩嘉宠：“王公大臣向师之道如仰日月，名倾朝廷，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宠嘉之。江淮雄藩，其若宣王则下令加护其教，若镇南王亲书寺额，赐僧伽黎衣及‘普应妙智弘辩禅师’之号。帝师亦再降旨，俾势家无有所侵凌，仍更号曰‘佛慧圆鉴大元普济大禅师’。资政院又为启于东朝，命朝臣制今号，并金襴法衣以赐焉。”

三

追溯千年古刹圣寿禅寺的历史，总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深韵。在历史上，有众多文人雅士和香客游人纷至沓来，著书颂扬，为这座寺庙发出不一样的赞叹，由此也使它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千岩禅师在圣寿寺生活了33年，直至去世。在圣寿禅寺内，立有一块《圣寿禅寺之记》的石碑。此碑由黄潜（元大儒，秘书少监）撰文，吴直方（元名儒，官至集贤殿大学士荣禄大夫）篆额，周自强（时任元婺州路义乌县尹）书，碑长1.7米、宽0.85米，至今字迹清晰，且保存完好，为义乌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古时，环境清静、风景优美的寺庙，往往是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。圣寿禅寺得到重建和扩建后，许多文人雅士慕名而来，其中往来亲密频繁的有黄潜、宋濂、方孝孺等。他们或隐居山林、放荡山水，或切磋学问、潜心攻读，寺内的文学氛围之浓厚，仿佛每一处景点都能让人穿越时光，感受到古代文人的风采。文人雅士与寺庙的这层密切关系，也为这座千年古刹在佛光梵韵中增添了不少儒雅的书卷气息。

明朝开国文臣宋濂作为黄潜的得意门生，更仰慕千岩禅师的为人。宋濂返乡居住时，曾多次到圣寿禅寺拜访，两人甚是投缘，相知甚深。宋濂不但到圣寿寺讲学论道，还与千岩禅师结为了好友，相互之间书信往来甚密，留下了诸多佳话。“知师之道超出有无，实非凡情之可窥测，因缔为方外之交，垂三十年，其激扬义谛、往来尺牍之在篋笥者，墨尚湿也。”千岩禅师于元至正丁酉年（1357年）圆寂后，宋濂特为他撰写了《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》，并为《千岩禅师语录》作序。

宋濂不仅为圣寿禅寺和千岩禅师撰文，还作有偈颂。其偈曰：“我闻善慧师，善巧度迷情。建立大机轮，中舍三乘教。运行才一周，功与持

诵齐。后代踵遐轨，华饰日益胜。黄金暨丹砂，旌檀众香等。合成大宝藏，涌现瀛海中……”

宋濂时为明初翰林院学士，朱元璋对他十分尊敬，称他为“开国文臣之首”。为纪念宋濂学士回归故里，当时的圣寿禅寺如海智旻禅师还特建造了学士亭。康熙壬申（1692年）四月，在时任义乌知县王廷曾所写的《募修圣寿禅寺疏》一文中对此有记载：“学士六十有八致仕，归住持如海，作学士亭于寺南。学士门人方正学先生孝孺为之记。”

方孝孺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号逊志，明朝文学家、思想家。他曾以“逊志”名其书斋，蜀献王替他改为“正学”，故称“正学先生”。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正月，宋濂上书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。这年六月，方孝孺前往浦江，承学宋师门下。为感念宋师的恩泽，方孝孺挥笔写下了《学士亭记》。

方孝孺在该记中记叙了建此亭的经过：“洪武十年春，翰林学士承旨金华太史公年六十八，请致其仕，天子悯公齿德两尊，不可久劳以位，赐金帛，诏归浦阳。明年冬，乌伤圣寿寺住持如海乃作学士之亭于寺南。越十月，亭成……以寺为公所曾游，故作斯亭，公之文章多刻在焉，爰居纳欧阳永叔（即欧阳修，字永叔）故事。从公游，请记之。”

方孝孺在记中还写明了建此亭的意义：“然有以表之者，则幸者止于一世耳，后之人何考而知之哉？此作亭之意也……然乌伤，公之乡邑也，乡人子弟岁时至寺，观斯亭曰：‘我太史公之亭也。’已而有思曰：‘我公何以独若斯哉，我何敢不学！’寺之僧观者曰：‘此太史公之亭也。’又观大师之名曰：‘世之为僧者亦多矣，大师何以独著哉，我安敢不激昂而进修！’乡人子弟皆知为学，为僧之徒皆知有以激昂进修，则民俗厚矣。”

时过境迁，当年的学士亭早已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（现处东黄公路旁的“学士亭”当为近年新建），但当年宋濂与千岩禅师的交往佳话却流传至今，两人之间“阅辨善谈论，喜与缙绅游”的场景仿佛又一幕幕浮现在游客的眼前。

圣寿禅寺在当年有众多景点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对“寺迹”的描述：“白乳泉，寺后，围五丈，色如白乳。无尘殿，殿不沾尘，不缀蛛网。九松关，寺前，峰高数丈，石如玉笋。洗钵池，寺东，围十丈，元长时千僧洗钵处。瀑布崖，山半崖，悬白练百丈，声闻数里。钓鱼矶，瀑布崖下，相传徐文清侨钓鱼处。憩云亭，山半，留云揽翠，落照衔霞，最为壮观。”

在清代，圣寿禅寺还建有无尘殿，拥有高数丈、重千担的铜钟，但其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千岩禅师所遗田甚多，积经转鬻，今所余惟三十亩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寺院内的古建筑几乎已破败毁坏。游客所见之寺院建筑，大多是自1980年后重建的，由信众筹资新建了牌坊、天王殿、三圣殿、祖师殿、钟鼓楼等殿堂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

放生池上曲廊飞跨